

An Exploration into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亚太地区 多边安全合作研究

主 编：郭新宁 副主编：徐弃郁 吴晓明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理论**探讨**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 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大国博弈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时 事 出 版 社



**An Exploration into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研究

主 编 郭新宁

副主编 徐弃郁 吴晓明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研究/郭新宁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80232-282-0

I. 亚… II. 郭… III. 国家安全—国际合作—研究—亚太地区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895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26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冷战的结束，不仅使全球层次的两极体制走向解体，也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尽管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走向缓和，但是影响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安全领域的冷战结构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地区内军事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各国间在安全领域普遍缺乏信任；长期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热点”并未完全消失，并存在重新升温的可能，而难以消除的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争议，则是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与冲突的诱因；国内经济矛盾、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激化，使部分发展中国家内部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并有可能导致可能波及其周边地区的动乱；地区安全威胁多元化和跨国化的特征日趋突出；安全观念上的冷战思维依然影响着区域内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使亚太安全蒙上一层难以挥去的阴影。特别是，在国际安全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加深的情况下，安全威胁多元化和跨国化的现实，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如何强大，都难以独自应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应运而生，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向发展的局面。在官方层面既有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官方渠道——东盟地区论坛（ARF），也有次地区多边安全组织或对话平台，如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为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而产生的“六方会谈”机制。在半官方层面，有由亚太安全问题专家及有关国

家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一轨半”对话渠道，如“东北亚对话合作会议”和“香格里拉对话”。在非官方层次，存在着多个由专家学者或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专家参加的安全对话平台，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值得一提的是，亚太地区各国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力度加入了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进程。在过去十几年里，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在增进亚太国家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减少分歧和误解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当然，亚太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和层次虽然多，但其发展不平衡和发育不够成熟的特点仍然很突出。可以这么认为，目前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地区安全形势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建立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相对于稳步推进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相关学术理论研究已经显得明显滞后。伴随着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进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理论探讨逐步趋热，一些相关研究的著述也相继面世。但是，从总体上看，有关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重大理论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甚至关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内涵与外延也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界定。

为此，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于2007年成立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问题研究课题组。作为该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理论入手，对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成因、理论内涵进行探讨和界定。其后，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进行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剖析该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的“亚太特性”以及地区主义、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之间的关联，重点探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和路径。最后，深入分析中国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动因、历史沿革、战略考虑和主要特点。值得指出的是，部分课题组成员既是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者，又是实践者，他们对中国军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基本经验和

前 言

发展趋势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和分析。

本书力求将理论与政策研究融为一体，希望能够推动有关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必须强调的是，书中的论述和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由于课题组自身的局限，本书必定存在不少疏漏甚至问题，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郭新宁

2009年8月1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理论探讨	(4)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解读	(4)
第二节 多边安全合作兴起的时代背景	(13)
第三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理论构建	(29)
第二章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	(40)
第一节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基本进程	(40)
第二节 主要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	(52)
第三节 安全观的演进	(64)
第三章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发展特性	(80)
第一节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背景特征	(80)
第二节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结构特征	(92)
第三节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特征	(100)
第四章 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110)
第一节 历史演进中的地区主义:概念、理念、脉络	(110)

第二节	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对国际安全合作的影响	(121)
第三节	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动力与不足	(131)
第五章	大国博弈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141)
第一节	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中的大国因素	(141)
第二节	主要大国的亚太安全政策	(150)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165)
第六章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170)
第一节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冲击和影响	(170)
第二节	亚太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做法	(184)
第三节	对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前景的展望	(194)
第七章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模式选择	(201)
第一节	“亚太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比较	(202)
第二节	主要力量的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构想	(216)
第三节	可能的前景	(227)
第八章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发展的途径探讨	(234)
第一节	主要战略力量的调整	(235)
第二节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与局限	(245)
第三节	多边安全机制与多边安全合作发展	(259)

目 录

第九章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269)
第一节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动因分析	(269)
第二节 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	(276)
第三节 中国军队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298)
后记	(312)

第 一 章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理论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界限日趋淡化，国际关系的多元性、复合性、交融性迅速增长。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必须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必须重新寻找到一条开创性的路径以化解日益严重的共同安全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多边安全合作应运而生，并在区域层面逐渐走向成熟。本章拟探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理论渊源及其应有的基本理论内涵。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 理论解读

对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学界存在不尽相同的理解。因此，在对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成因及其理论内涵进行探讨前，有必要对几个主要概念进行一下界定，以便保持后续研究的一致性。从命题上来看，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至少涉及到“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三个概念，下面对其一一进行概念上的说明。

一、国际关系中的“区域”及其学术意义

依据 2005 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界定，“区域”指的是一定的地区范围。^①而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对“区域”（地区）进行解释时，除指出“区域”是一个地理范围外，还补充说明了这种地理范围“通常无确定界限”^②，表明了“区域”一词的非明确性，即它是极富变动的，可以依据修饰对象的不同和不同学科领域的现实需要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区域”应该是一个地理学领域的术语，指的是区别于邻近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在自然条件方面具有某些同质性特点的地理范围。^③而在政治学中，这一词汇的界定引入了人的因素，开始使“区域”的概念具有主观性色彩。在政治学家看来，“区域”指的是一种行政区划单位，是一种比国家小的地理范畴。在国际关系中，“区域”更具有传统地理学与政治学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它虽然也是指一定的地理区域，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但它已经超越了国家的限定，常常包含了两个或者更多的领土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某些共同特性或地理上的联系而联合在一起。^④例如，中东就是根据

①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1124 页。

②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55 页。

③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 页。

④ 这种特殊性在庞中英看来主要表现为相互依存的经济、政治关系。参见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论东亚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1 期。

其共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经济特殊性（石油生产）和在世界政治中的某种特定位置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而定义的。这些构成区域的国家并不必然具有相互接壤关系，甚至有可能不在一个大陆上。^①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北约，从北约缔约国签订的条约来看，这种形式的区域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是相当松散的，但它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却使其形成一种特定的区域，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亚太经合组织”。所以，在国际关系领域，“区域”一词有着特殊意涵，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族群与传统地理因素的结合，它不仅具有传统的地理学所要求的同质性自然地理条件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依据国家互动而形成的某种政治、经济、文化共同性的专属性意义。

事实上，“区域”的地理特征对于国家政治选择的影响早已存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在对理想的国家进行设计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曾认为，阿提卡的兴起就在于这个城邦具有不容易受到入侵的地理优势。^② 不仅修昔底德如此，其后的布丹、孟德斯鸠、汤因比等都强调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对于这种思想上的共性，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做出了理论上的解释，他指出，地理对于政治的影响在于“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做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海）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③ 可见，在人类社会发

①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③ 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 Garden City, N. Y.: Double Day, 1966, p. 191.

如此。虽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快速传统、交通的便捷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地理因素对于国家政治行为的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地理而来的某一地理区域的民族性、文化性与历史感等非技术成分仍是左右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抗的地位下降，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减弱，地区（区域）观念上升。时下在讨论国际政治问题时，欧洲、亚洲、亚太、跨大西洋等地理概念的重要性已经超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概念，与之相应的，一大批地区性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和机制应运而生，这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素材，亟需要我们用富于创新性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与分析。

二、安全合作的概念界定及其理论意义

虽然安全合作的实践早已存在，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却是近 30 年的事。依据中国学者陈峰君的考证，“安全合作”的提法最早出现在 1976 年的东盟巴厘首脑会议上，当时的与会国提出东盟国家间要实行“安全合作”，不搞“防务合作”。^①但此时，这一时期的安全合作并没有真正受到关注，其真正兴起是冷战后的事。

简单地讲，安全合作指的是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很显然，它应当属于国际合作的理论范畴。因此，在对安全合作进行探讨前，有必要对国际合作进行理论说明。

在美国学者米尔纳看来，一般意义而言，国际合作指的是“行为者通过政策协调过程，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别人目前的和以后

^① 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55 页。

的需求”。^① 而罗伯特·尼斯贝特则认为,合作是为达到一些目标而采取的联合或协调性行动的行为。合作可能是自愿或非自愿的、指令或非指令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但不管怎样,合作总是为达到特定目标的各种努力的结合,其中,合作中的所有者都有自己现实或想象中的利益。^② 在米尔纳和尼斯贝特的基础上,另一位对于合作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基欧汉对于合作与冲突这对矛盾体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他强调指出合作是行为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合作只有在行为者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的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③

基于上述对于国际合作的探讨,我们可以对“安全合作”进行一下概念上的界定。考虑到安全合作与国际合作的联系及安全合作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安全合作界定为“国际社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缓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联合或协调等途径和方式,在特定安全领域所进行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以及所采取的行动”。^④

鉴于在实践中有学者认为合作安全与安全合作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这里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一下理论上的区分。事实上,“安全合作”与“合作安全”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合作”,后者强调的是“安全”,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①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April 1992. 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②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

④ 李学保:《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与争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前者的“安全”表明开展合作的特定领域，后者中的“合作”表明获取安全的特定手段，这是两者间最为明确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非证明“安全合作”与“合作安全”是两个全然不相干的、不同的概念，而只是要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做出区别的同时，从客观的实践角度来审视，我们也需要承认，这两个概念范畴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从实践层面来看，合作安全是安全合作的一种新兴的模式。事实上，“安全合作”内涵广泛，形式多样。参与成员既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合作性质有同盟安全合作，也有非同盟安全合作；内容既包括军事安全合作，也包括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安全合作；目标既有以防止冲突、缔造和平为目的的合作，也有以威慑第三方为指针的安全合作。而“合作安全”则是一种强调以合作为手段、以共同安全为最终诉求的安全合作的选择模式。

三、多边主义及其对于当代安全合作的影响

虽然多边外交行为早已有之，但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完整的界定与探讨，还并不多。长期以来，对于“多边主义究竟是什么？”的探讨往往夹杂于其他研究之中。事实上，多边主义的理论化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相互依存”与“国际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上生成的。早期的多边主义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只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国际关系中早已存在的现象，并依据时代的特质而给其加入了一系列的限定性因素。

依据约翰·鲁杰（John Ruggie）在其所编著的《多边主义的重要作用：一种国际形式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的界定，多边主义应是

“依据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①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始作俑者罗伯特·基欧汉的界定相对而言要更宽泛一些，他认为“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② 另外，也有学者将多边主义定义为“广义的建立世界秩序的一种组织原则，这种世界秩序就是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③ 也有学者认为，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是一回事，对于多边外交的理论概括即为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多边主义研究的对象是国际多边外交行为和活动的内容、作用、理论和机制。^④

从这四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多边主义是一个多元的概念范畴，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实践需要可以给其注入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相应的内涵解读，即多边主义是一种从形式到内涵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态，它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理论研究需要，对其认识要具有层次性，如此才能切实把握其实质。正如中国学者刘学成所说的，多边主义应该有所区别，基于地理上的多边主义，基于功能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和基于集体概念上的多边主义是并不相同的。^⑤ 对此，刘建飞提出了制度性多边主义、战略性多边主义（相对于单边主

① John Geral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

② Robert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stitutional Journal*, Autumn 1990, p. 731.

③ Keith Krause & W. Andy Knight, *State, Society and the UN System: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7.

④ 楚树龙：“多边外交：范畴、背景及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⑤ “多边主义与中国外交”，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义、帝国主义)和工具性多边主义的区分。^① 秦亚青也认为,多边主义不是一个一元的概念,对其理解要具有复杂思维能力,在秦亚青看来,多边主义具有两种内涵:其一,它是一种主权国家外交行为取向,即从个体国家角度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边外交。在这个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可以同孤立主义、帝国主义及不结盟等一道被看作是一种对国家对外战略的表述,即国家更趋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国际关系,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二,多边主义也可以用来表述一种国际互动方式,所谓的地区多边主义或全球多边主义的内涵基本上是这种意义的多边主义。虽然多边主义的第二种意义并不完全排除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但是它所强调的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其采取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战略,而是从整体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②

事实上,在实践中对于多边主义现象进行思考时,因其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的缘故,不可能仅就外交或仅就区域体系问题进行割裂式的考察,实际情况是,在思考与探讨地区多边机制时,往往要对当事国的价值取向、对外战略与整个区域的权力格局特征与经济融合程度进行一种综合的考量,即要从个体国家的层面与国际体系的双重维度对某一多边机制进行内外兼修式的研究,从而才能得出一个比较中肯的结论。

而就对安全研究的影响而言,多边主义的介入给安全合作问题的探讨注入了新的生机,使其研究更具系统性与可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多边主义的包容性及其一定的限定性使然。多边主义对于安

^① “多边主义与中国外交”,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②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